遂初堂文集

遂初堂文集卷之四

上吏部牒

耒才非淹雅學謝閎通早背嚴親鞠母氏以成立幼嬰羸疾資藥餌以偷全伏處草茅自甘退廢恭逢聖主側席求才論德盧琦刑部主事謝重輝謬採虛聲用塵薦牘當弓旌之賁及驚寵命之自天特念老母年追桑榆宿疾沈綿偃臥牀褥弟昆連喪惟孤嫠之僅存家業屢空恒爨煙之不繼加耒目生翳障心患怔忡書數行而昏花吟五字以暈眩豈堪懷鉛握槧陪廁英賢隨將母老患病情由具呈本縣轉詳司府纍經查驗巡

撫慕天顏移咨會　題在案續奉
恩綸作速催送檄牒到門急於星火勒限就道不得停
留辭家已來迄今八月屢得書問知老母衰困轉增每
胷腹病作酸楚顛連氣息纔屬滋米不進動輒浹旬未
在三千里外傾耳不聞呻吟之聲矚目不覩委頓之狀
有口不能嘗藥有手不能調羹每一念至搶地呼天裂
肝墮胆私冀試事告竣放歸有日何圖謭劣亦預甄收
重蒙
天恩例受職銜纂修明史脫布褐而影華纓出田間而
登史館其於人世已極光榮顧在微軀轉滋悚懼實以

母子二人相依爲命一留京邸便涉睽離空悲懸磬子
迎養而不能伏枕支牀母就養而不得白雲一片倚閭
之望無窮鳥路三千啣指之悲何及又況史才最難史
職至重彫蟲末技初無預於三長汗簡窮年亦寧辭於
八謬非堯臣之博達曷佐歐陽之原父之精詳詎參司
馬加之痾疾在身與年俱篤心神恍惚既姓名爵里之
旋忘目力矇朧亦亥豕烏焉之莫辨不克虔恭職事豈
宜濫費餐錢伏惟
聖朝孝治天下凡在廷之臣家無次丁尚許終養況未
未登仕籍今賜矜憐方今楊馬盈廷班陳在列闕一人

於五十人之內不見其多汰一人於五十人之中不見其少不勝至願仰籲
聖慈乞沛　特恩放還田里俾得晨餐夕膳報顧復之劬勞鑿井耕田效康衢之歌鮮勞求多士旣彰
聖主作人之光曲遂物情復弘　興朝教孝之典揆諸
公私實爲恩便蟻忱迫切庶上格于天心禁陛尊嚴恐難通於宸聽敢祈大部准與代題進旣邀夫曠恩退亦何妨破例任出雲之歸岫榮甚宣麻放恩鳥以投林恩逾格事

進孝經衍義表 代

竊惟因心爲孝萬行同出於一原垂世作經羣言統宗於至聖道彌綸而無外際地蟠天義紬繹而不窮鈎深探賾闡揚有待述作兼資恭惟我

皇上至德協天文思配命承歡視膳孝養極於

兩宮藝極陳常德教敷於四海固已盡倫而止乎孝發言而垂爲經顧念孝經一書實惟先聖要旨守約施博旣天德王道之畢該理一分殊亦學術治功之咸備六家同異先儒之傳注具存五孝條分彛訓之敷言未暢

命倣西山而衍義爰開東觀以陳編臣等祇奉成規博

綜前籍推愛敬之精緼體用同條極明察之規模顯微共貫事關孝治必廣記而備言義涉倫常務引伸而觸類薈萃百家裒之聖若網在綱錯綜百代準之今如繩引墨分門區類一準全經起例發凡悉稽舊式編纂勘於積年成書多至百卷校讐甫畢繕寫進呈惟我

皇上弘闡聖謨勤思要道修一身以敎孝通於神明合萬國以承歡不侮鰥寡則普天沾錫類之仁而薄海洽綏和之化矣

進通鑑講義表 代

竊惟積日月而成歲不已惟 天合經史以爲功其勤者

聖益典學行政道本相資溫故知新事須交盡我

皇上亶聰亶明之資實由天授好學好問之篤度越前

王出論正朝則斷理萬機退居大內則潛心羣典隆寒

盛暑不廢丹鉛綴衣虎賁講通章句逮於講幄尤切

皇情每當敷奏先從 天語發揮凡有詢咨洵出諸臣

意表兼之虛衷若谷溫語如春講畢有再拜之儀特蒙

賜免頻年有便蕃之錫更荷亘須此皆亘古所未聞而

今茲所始覩者也臣等叨預顧問之榮班愧乏涓埃之

徵助歲華欲滿舊例宜循其四書講義已於康熙十四年閏五月進

旨先期彙進今將講過通鑑講義繕寫裝潢題明進呈伏願

聖心折衷於誦讀之餘發揮於施行之際則文武之道傳在一人堯舜之治悉傳萬代矣

歲終循例題明表 代

竊惟體乾德之運行學惟時敏成聖功於歲月理本日新益百王之治雖殊道實同於師古而六經之文具在用之足以宜民必積累之崇浚乃化裁於久大欽惟皇上聖自生知才惟天授以虞舜之濬哲有大禹之克勤機務至多聽斷紛煩於日昃圖書在御講誦常至於夜分旣已循習簡編守二帝三王之大法抑又研精傳注窮殷盤周誥之全經帝庸作歌勅命凜惟幾惟康之旨皇建有極敷言叶無偏無陂之音隻句片詞炳若日星之訓含毫落紙煥乎雲漢之章宣天地之中和義兼

雅頌躋臣民於文治功竝典謨臣等久歷金華再彌寒暑親承玉色得侍燕閒曾莫效其微勞實難酬於恩遇伏查歲終講義例應繕寫進

呈但尚書講義現在發刊而逐日筵講已蒙

御覽曾經講

旨停進謹循舊例題明伏願道協時行化同天道仰於穆之不已知日進於無疆則緝將純嘏之方來膺保永圖於孔固矣

纂修皇輿表書成頒 賜廷臣謝表

伏以

藜閣披圖九域盡廣輪之數

蘭臺稟筆百王詳沿革之規括函宇於寸毫旁搜遠紹綜古今於方冊共貫同條東壁增輝西清煥彩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畫野分野首重版圖體國辨方必稽載籍姬公爾雅八陵九府釋其名周禮職方二男三女書其數地理作志羣史宗乎孟堅山海爲經諸家昉乎郭璞方輿之書不乏天府之藏其存惟是時代遷流一地而古今迥異川原變改一名而彼此懸殊

在六朝分割之秋棼如絲亂迄五代兵爭之際散若星羅或初合而後分更張非一或僭立而旋廢併皆不常按史牒以稽輿圖孰同孰異孰今名以求古地何有何無十道九域之書但詳形勝元和太平之志各記本朝指掌有圖僅已畧而多舛春秋作譜復雖詳而不傳未有考數千年之離合累如貫珠綜幾萬里之幅幀瞭如指掌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聰明天亶典學性成坐東觀以橫經羅精六藝開石渠而論道綜貫百家稽古驗今必鉤深而探賾旁羅俯察每左圖而右書謂百郡之紛更源流具在而

諸書之因革發錯難明

特詔詞臣別裁體製用旁行斜上之法方名萃而成圖

師年經國緯之旨史志變而爲表從合而分從分而收

引繩批根之無遺以縣繫郡以郡繫州若網在綱而不

紊犬牙繡錯條分不厭其煩鼎峙瓜分參伍務求其實

薈理以至當爲準故考覈必於經年而文以至簡爲精

故成書止於數卷既已陳諸玉座行將勒彼名華上下

縱橫一瞬而盡古今之變析兼混一端居而知天下之

規實縹籍所未窺惟

聖衷其獨運臣等學慚倚相才謝酈元讀傳記而心迷

徒勞繙閱過山川而目眩毎費咨諏幸際昌時獲窺秘典芒芒禹跡等燭炤而無遺歷歷堯封類天覆而不漏伏願金甌奠極銅柱罷維撫萬國之來同長馭遠鶻覽八荒之無外兼容并包薄日窺而際天垠風行雷動帶幽陵而縈蟠木仁漸義摩斯海甸安於覆盂而鼎圖固於發華矣

來年曆進呈恩賚銀幣謝表

伏以

貞符乍卜瑞蓂吐莢於堯廷

寶牒初開丹鳳擲輝於皁紀持籌推千日之至神以知來探策開萬年之長運而不息制隆邃古式範來茲臣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竊惟璇璣爲觀天之數大需繫治曆之文隸首大撓紀軒皇之迎日南訛東作述唐帝之命官綜六曆爲太初唐都聲分天部變四分爲乾象劉洪始創月行元嘉特著於六朝大衍尤推於唐代欽天造由王朴授時定自許衡恭治曆之人僅百家

而更曆之名餘七十要皆據往昔之程度量爲減增用
當年之渾儀詳加測步然且牴牾迭見舛錯相承驗春
秋而辨三統之最疎援圖讖而知天保之多謬斗分損
益非先天輒後天曆元推移不太遠則太近洛下閎自
言精妙亦知八百歲當差僧一行時謂通神終於三十
年輒改未有逆推來禩懸著成書炳玉燭以探幽不遺
累黍操金繩而度遠無爽錙銖如今日者也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窮神知化致遠鉤深觀天道而察天行而稽
天若董日官而底日御聖敬日躋謂術以至當爲歸中
西一致而法以可久爲貴前後同條乃

命監臣預為推算陰曆陽曆因纏度以部分大餘小餘按立成而銖積雖紛緒朓朒之不定而影動未嘗離形縱遲疾伏逆之無常而輻遝何曾脫轂道惟得一數至賾而不紛術既合天用彌久而不忒苞元總會何難億萬為期舉正履端爰用二千為率昔五改而唐八改立法良疎天一差而歲再差推行有驗惟

皇覽而嘉異璧錫名曰永年非惟握鏡執衡知範圍而不過抑亦披圖考牒占曆服之無疆漢武受神策於天朔而復朔殷湯勒嘉銘於器新而又新臣等窮經未曉歸奇握算不知顛倒慚子雲之博識難繇天以通渾天

蔡康節之閎通知曆理又明曆數濤亶課候覘運珠合璧之是奇石室抽緘知括部亥章之特妙創作成於一代規模冠乎百王伏願庶績咸熙諸神受紀創法垂統先天而天弗違尊往察來前民而民利用日星爲紀四時爲柄德蕩蕩而無名樞數成象通變成文業熙熙而不已則卜年遂郟鄏之八百而曆錄算術蜑之萬年矣

請廣秘府書籍以光文治疏代

臣惟帝王為天下人文宗主為萬世學術會歸臨御之餘必先留意書籍誠以聖賢之微言緒論非書莫稽歷代之文物典章非書莫考在儒生學士猶思廣蓄而博觀況乎天府秘藏圖書淵海固不當使片簡有遺一編或缺者也奧稽前代若漢孝武隋文帝唐文皇宋太宗皆嘗遣求書之使懸獻書之賞博採旁求故其時秘府之書充牣完富如所謂石渠東觀文德集賢三館秘閣藏書多者至三四十萬卷少者不下數萬卷何其盛歟

我

皇上天縱聖明孜孜念典博綜載籍靡賾不探現今內
庫藏書連廊充棟不爲不多目錄卷數終非外臣所得
而闚臣特慮定鼎以前曾罹兵火四十年來未經校勘
得無有滅裂銷燬舛錯溷淆部無完帙帙無完卷者乎
臣觀古來書目所載之書今十亡其六七民間間有異
書流傳不廣終歸泯滅至於元明諸人著述或存或亡
無從遍考臣奉　命充纂修明史總裁考前史例有藝
文志總載當時現存書籍大要以內府書目爲據今修
明史不憑內府藏書藝文一志亦難編輯伏願
皇上及此百廢具舉之時廣徵天下遺書充入秘府或

如史局新例責成各直省督撫學臣採訪進呈或倣古
購書之法　勅下部議中外臣民有獻書若干卷者作
何獎賞錄用將見奇文秘簡萃於中禁富有日新不難
度越前代矣書籍既備則當分命儒臣綜理會通校訂
外訛芟除重複若古秘書監丞校書郎直秘閣校理等
官正今日詞林之職但前代七畧七志四部四庫等書
不過區分類別編成目錄徒以搜採廣博爲能以校勘
精工爲貴未有能審論作書之旨辨其醇疵綜其得失
者我
皇上精一心傳折中協聖當此羣言淆亂之時尤當獨

出　睿裁剖判白黑諸子百家之言足以羽翼六經闡揚大道者從而表章之離經畔道荒唐謬悠之辭從而貶黜之崇正學以排異端一道德以同風俗其於世道人心非小補也

請裁詞臣舊職以肅官守疏 代

竊以朝廷豈能詔祿未嘗有無事之官而臣子竭節奉公常懼有不識之職詞林一官視部寺各衙門稍似清閑其實爲天子文學侍從之臣事有關於載筆皆其職掌惟詞臣自編檢以下舊無定員當員少之時若於庶務紛糾因而暫從停省及乎人員既衆之日則夙夜自公常如弗及從前職掌所當急爲申明者也現今詞臣百餘人雖或在講筵或秉記注或纂實錄或修史書各事其事無敢逸豫然臣以爲人材之衆莫盛於此時則職掌之修亦宜莫備於此時豈可使濟濟在列而國家

典制有一缺而不舉之處也即如誥勅一項自唐宋以來皆屬詞臣撰擬元明至我朝相沿無改停止纔十餘年夫煌煌　天語如綸如綍自應極其黼黻翰林一官其初本爲代言而設歷觀前代兩制之詞皆出一時才雋之筆文章爾雅訓詞深厚爛焉可觀且隨事製詞因人立義辭畧輕重有倫不紊今造爲一定之式令中書舍人按品依官照例謄寫千軸一辭毫無同異恐未足以彰我

皇上日星之文典謨之旨伏讀康熙十八年二月

上諭凡撰擬大臣官員碑文祭文理應依照本人實跡

撰擬今覽撰擬此等文字太過者甚多嗣後凡撰擬碑文祭文俱應照依本人實跡撰擬勿使太過爾等即傳諭翰林官員知悉欽此臣竊以爲碑文祭文如此誥勅之文何獨不然請

勅下所司嗣後一應誥勅仍令翰林官員撰擬閣臣勘定付中書謄寫務令典重精切不蔓不浮書之史冊而可誦傳之萬世而不刋庶足少盡詞臣代言之職又查先年事例有編纂六部奏章一局此即前代時政記之遺制𦂳以起居注止記人主言動至於臣下建白廟堂措置必須別爲編纂條分縷悉俾與日修實錄撰國史者有所依據故明三百年未嘗一

日廢欽本朝行之有年後因多事暫行停止續經科臣
崑國龍纂臣何元英先後條奏請照前編輯部議准行
俟實錄告成之日開纂奉　旨依議在案今
太宗皇帝實錄纂修已畢請　勅諭翰林諸臣仍前分
曹編纂記事編年件繫條列神謨聖烈臚載無遺俾之
萬年永爲成憲實珥筆之職所不敢缺也

遵諭陳言疏 代

竊惟
皇上御宇以來昭事上帝勤求民隱翼翼乾乾始終匪懈近有地震之變示儆異常考諸占書咎在臣下乃
皇上浚自尅責罪己求言復頒
上諭申飭中外臣工諸凡不法不廉情弊言之痛切詳盡仰見
皇上如天照臨無所不燭臣伏讀之下感激涕零自惟奉職無狀宜首膺黜罰蒙
恩優容仍留供職仰戴高厚矢報涓糜敢瀝愚忱敬抒

管見惟

皇上恕其狂愚而採擇焉不勝萬幸一曰嚴賞罰自古

帝王斡運天下之大權不過賞罰二端而已賞一人而

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懲雖堯舜不能舍此以為治後

世未嘗無賞罰也不能為勸懲者無他賞不信而罰不

必也一法也用於此不用於彼則幸免之路開矣一令

也行於前不行於後則枉撓之漸啟矣必也乎如衡石

疾如雷霆信如四時無私如天地而後賞罰不失其柄

否則徒文具而已矣伏讀

上諭六條地方官吏刻剝小民督撫大臣枉法交私[illegible]

種罪狀無所逃於
睿照之下經各衙門會議設有條約所以防奸治貪之法嚴且備矣乃臣以爲立法非難用法爲難立法在於一時用法存乎永久行之稍不斷則或張或弛而人得逃於法之外守之或不堅則一出一入而人得遁於法之中聖王用法較若畫一賞不遺疏遠罰不廢貴近此其要術也昔者齊威王烹阿大夫而國中大治漢文帝不赦薄昭而朝廷肅清今當立法之始尤宜堅如金石不可稍有曲貸茲科臣以不職督撫指名參奏
皇上赫然震怒嚴加處分乃東撫浙撫已經罷黜而江

督某仍然留任臣恐天下有以窺國法之不能盡一也
皇上之意得無以某方在戎行姑貰其摧鋒之效乎臣按某在江右最號貪殘失人心軍民一體不能撫民焉能馭軍江右本非叛區自某蒞任以來寇盜蜂起屢破城邑致煩大兵撲滅擾攘連年僅而後定才畧可槩見矣京察大典已經革職
皇上特恩留任宜如何報效乃數月以來未聞其出一奇展一籌身先矢石陷堅克敵有可紀之功也天兵所集謀臣猛將如雲如雨何藉此一臣而爲之特撓國法耶黜罰臧否不宜異同臣敢誦諸葛亮之言以爲

皇上告夫立法而行之不斷守之不堅與無法同臣願
皇上之留意也一曰廣言路伏讀
上諭地方官吏諂媚上官苛派百姓總督巡撫司道又
轉而餽送在京大臣其於中外情弊洞悉之矣乃從前
此等情弊曾經發露者幾人曾挂刑章者幾人臣下不
法不廉至於如此而猶然網漏吞舟則以未經指摘糾
參
皇上無從而知之處分不得而加之也誰司指摘糾參
之任者非言官乎言官不過二三十人耳目或有所不
及而又不許風聞言事彼賂遺交私之狀至淡至秘無

跡可窺言官自非得實因難形諸白簡况此奸貪之輩
又不難以勢力把持金錢結納言官稍有沾染則箝口
熟視而不敢言臣按建言古無專責歷代雖設臺諫之
官其實人人得上書言事漢梅福以南昌尉而言外戚
宋陳東以太學生而攻六賊
伉以太常博士而論程元振陳東以太學生而攻六賊
楊繼盛以部曹而劾嚴嵩本朝舊制京官並許條陳自
康熙十年憲臣奏請停止凡非言官而建言為越職言
事例當降調處分夫人主明目達聰常懼有所壅蔽故
宜導之使言今乃禁之使不得言豈盛世之風乎臣請
除越職言事之禁俾大小臣工各得獻替進言之途廣

則罔上行私之徒不能人人而把持之結納之庶乎有所忌而不敢為於此雖甚不便於國家甚便也其在外監司守令等官若大利大弊果係眞知的見者亦許條奏地方災荒督撫不肯題報者州縣官徑得上聞如此則民間疾苦無所不通

皇上端拱九重而周知四海之外矣一請許臺諫之官得風聞言事以作敢言之氣其大奸大貪不經糾彈別行發覺者言官一併處分

世祖章皇帝成例具在可倣而行有能奮擊奸回不畏強禦者不次超擢庶乎紀綱振而萬事舉也一曰慎選

舉伏讀
上諭大臣朋比徇私者甚多每遇會推選用時皆舉其平素往來交好之人但云辦事有能並不問其操守清正竊服
皇上之洞見弊源也夫督撫藩臬與其黜陟於既用之後不若愼重於方用之初今廷臣會推非有衡量之素也非有商榷之公也一人唱之衆人和之唯唯諾諾莫敢異同泛而謂之曰才能曾不指其何者爲才何者爲能亦何以孚物望而協輿情乎臯陶論知人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釆釆釋之者言稱其人

之德必言其某事某事爲可信驗也東漢故事選舉牧守委任三府皆咨其行狀度其器能若不稱職尚書奏劾廷尉覆案行舉主之罰是以多得良吏今所推者內而卿貳外而監司或敭歷部曹或歷仕郡縣豈無治狀可名政績可指臣請自今會推必開載實跡數條確切著明衆議允協乃得奏上有不允者聽不署名異日所推之人若有贓私過犯罰及舉主則朋比之私絕而本原之地淸矣二曰褒廉節人主風動天下在明示意指樹之風聲未有令而不從感而不應者也今雖承積弊之後人心士習卑靡已甚然以

聖明在御激濁揚淸如泥在陶如金在冶惟所欲爲風之以廉讓則廉讓與之以節義則節義矣漢宣帝加意二千石凡治行卓絕者或增秩賜金或璽書褒美於是循吏輩出光武卽位首封卓茂爲褒德侯而東京人才至今稱盛臣願

皇上一倣此意於內外具察察其公忠廉直者褒顯一二或擢自閒散或面加獎諭以風厲天下臣雖愚陋寡所見聞就臣所知如前江都縣知縣軒輗居官潔淸惠愛及民罷任之日民爲傚屋以居至今歌思不絕前嘉定縣知縣陸龍其慈惠廉平一塵不染去官之日小

民焚香攀送巷無居人此皆治行彰聞爲日若一者並以考成詿誤又臣與胡密子同爲講官熟知其人端方清介志行卓然前歲河臣請罷生童考試純用捐納奉
旨會議廷臣皆知其不可而莫肯發言惟密子抗言其非諸臣因以定議卽此一端足以徵其剛正有守而今歲京察亦被處分夫爲縣令者簿書期會之間詿誤有所不免至密子所以察處未見有顯然過失臣願
皇上破非常之格擢用此三人於廢棄之中天下必將曰清廉如某某雖遭罷斥
皇上猶將擢用之也必爭自濯磨不賞而勸豈非轉移

積習之一大機歟抑先師有言忠信重祿所以勸士無養廉之具而責人之廉萬萬不能漢制官最卑者食祿百石名爲百石而月俸十六石實歲百八十餘石也唐宋自俸田外又有職田春冬衣仗身人役等以優其力而縣令圭租有至九百斛者夫旣厚祿之而猶貪汚不法寘之重典夫復何辭當今制祿視前代稍薄兵興以來又加裁省官於京師者與從衣裘之費常苦不給頃

奉

特恩四品以下官秋冬二季准給全俸仰見

皇上體羣臣之厚意更願沛發德音斟酌古今增其祿

儀臣下見

皇上優恤如此其厚無不人人感奮豈非興廉敦忠之一道哉一曰培人才國家設師儒之官重衡文之任登秀民於庠序而賓興之登以班朝蒞官非通古今有學行之士不可雖其間亦有不肖者而歷代公卿將相之材多出於其中養士之道無過於此異時生員無定額大縣考取或至數十人自定為十五名而士子已苦數窄近年復減之又減僅止四名南方大縣挾冊操觚之士少者不下千人而三歲之中兩次考取僅得八人視鄉會中式更難十倍人絕進取之望率改業而為他十

人之子多不讀書備此不變數年之後黨庠荒蕪絃誦道息甚可慮也夫此生徒不費
朝廷廩祿不耗縣官金錢何妨國計而裁減及此若以其不率教令敗名壞檢則
皇上遴選學臣嚴爲董率其弊自革至於抗違錢糧有司得而申斥之關涉詞訟有司得而究治之縱有敗類豈可因噎廢食耶
皇上崇儒重道稽古右文雖羽林子弟多有橫經何忍令學校人才漸次澌耗且天下聰明才辨之人不出於此則入於彼先王廣厲學官固將收生民之俊異者漸

之以詩書磨之以禮義雖有梟雄桀岸之徒循循然不
敢為非為國家計至深遠也臣願
皇上弘棫樸菁莪之化
勑下部臣酌復舊額然後精學臣之選簡師儒之官士
風不丕變文治不誕敷未之有也一曰禁淫靡我
皇上躬行節儉重農貴穀宜乎海內富饒而民無蓋藏
財力殫匱者以侈靡之俗未革也方今婚喪賓祭未有
定式細民無知以奢華相競凡服玩衣裘之類無所不
致其飾耗財之道固多端矣即以優伶一事言之士夫
之家賓客宴會多用優伶一席之費不下數金此優伶

者片時登場所得過農人幾倍故爭慕爲之臣吳人也優伶產於吳下最多臣諗知其爲蠹大抵巨室世家豪蓄優伶不惜厚貲招致伎師教演腔曲貧民生子稍秀慧者輒入豪門鬻爲歌童稍有聲價則鮮衣怒馬藉勢放縱而此伎師者粗曉雜藝工於逢迎則遂爲貴人座客關通內外招搖生事遂奸人之尤者也不意此風浸淫被於都下公私宴會多用優伶此輩憑藉彌高放縱彌甚而民間愈矜尚之一都城之內優伶不知幾千人因名優伶而縻費者不知日幾千金推之天下之大蠹國病民誠不知其幾矣臣請嚴行禁止不得於通衢廣

所開設戲館不得用官家職銜懸牌掌燈犯者從重治
罪士夫之家有蓄養優伶者以不謹處分宴會演戲者
並加叅罰庶乎其風稍稍衰止夫靡靡之樂非盛世之
音恒舞酣歌爲風愆之首況當天災地變上下修省之
時乎天下止有四民此優伶者皆四民之遊而爲者也
優伶多一人則四民少一人優伶少一人則四民多一
人自然之理誠使天下遂無優伶則公私所省之費以
鉅萬計而田有餘農肆有餘工矣茲事雖細實關風化
臣故痛切言之
皇上誠推是而例其餘淫侈之習漸次革除則淳樸之

風可還太平之基兆朁矣右臣所言六事略陳當今要
務臣本書生不諳政體據臣胷臆披瀝萬一譾陋指淺
不足以仰贊大猷惟
皇上鑒其愚悃抑臣又有請者向來諸臣條奏
皇上下部議部中多以無庸議奏覆見諸施行者十不
得一今
皇上重感天變念積弊未釐奮然思改弦更張以作新
天下當勵精圖治之時雖臣言無足採而諸臣所奏必
有識言碩畫鑿鑿可行者伏乞
明諭部臣俾仰體

皇上詢於芻蕘之意虛衷酌議勿拘成見槩以無牖議罷之則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策問三道 康熙壬戌會試分撰藁

問從來國運之隆汚繫乎風俗之厚薄風俗者猶水之流導之東則東導之西則西聽其自爲波靡則潰敗四出而不知所止武王克商至於康王世歷三紀而曰商俗靡靡餘風未殄以此知風俗者壞之甚易維之實難我 國家承明積弊之後人心澆漓士風佻達雖以列聖重光仁漸義育祓濯而滌磢之猶不能以盡革是故節廉可貴也而人以苟得爲能遜讓可風也而人以躁進爲巧浮薄之習成則敦厚少文者絀矣詭隨之俗便則剛方挺立者希矣 廟堂之上藹藹總總爲慮之

誠欲革薄從忠返淳還樸將若何而可也東漢風俗最為近古朝多公忠直亮之臣野有經明行修之士名節德行彬彬可觀論者以為崇尚淸議之效則然然與否與淸議與國是相輔而行者也世治則淸議伸於上而政教明世衰則淸議撓於下而談說滋今欲採淸議以為國是而無旁落使鄉評悉依乎淸議而無背馳將何術而可與或言激濁揚淸其流至於黨同伐異漢之黨錮明之門戶實甚於此故淸議可有而不可有夫標榜之與淸議同邪異邪古又有躬行君子若陳太邱荀朗陵王彥方管幼安其人者不言而鄉人化之國人師之

將毋潛德至行又所以爲維風厲俗之根本耶多士有
持世之責其悉心以對
問子稱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聖王
以時更定非直黼黻太平而已蓋將以坊淫節性滋瑕
滌穢上得乎先王之意而下通於時世之宜不可一日
緩也故曰五帝不相沿樂三王不相襲禮而或謂禮樂
所由起必積德百年而後可興又獨何與夫禮樂之廢
墜非獨其精意無存幷其儀文度數而盡失之民間冠
婚喪祭一切苟簡無法而淫哇俚俗之樂雜奏於殿廷
其過豈淺鮮哉

皇上天縱聖神聲律身度又當海宇廓清功成治定之日制禮作樂適當其時誠欲遐稽博採準古酌今以定百世之規將遵何道與三代之禮邈矣若叔孫通曹褒之制作鄭康成賈公彥之辨論陸農師聶崇義朱晦菴陳祥道之編纂可得而述其旨與唐有貞觀禮顯慶禮開元禮宋有開寶禮政和禮中興禮明有集禮其因革何似脫欲倣其體例勒成一書何者爲宜樂之作不難於聲詞而難於審音不難於審音而難於定律黃鐘長短旋宮高下自胡瑗范鎮司馬光之倫紛紜考較各執一說近代鄭世子韓邦奇皆有成書其異同可得而言

與儒生知樂理而不能習樂器工人習樂器而不能知樂理太常所習或參用俗樂因循則無以復古改作則難於協律今將使同風於雅頌比美於簫韶亦有道與大樂必易大禮必簡樂與天地同和禮與天地同節易簡和節制作之原也諸士安禮肄樂之日久矣其以精蘊對毋襲陳言

問古者井田之制明而地利盡九年耕餘三年之食謂之一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餘九年食謂之泰平泰平之名由積粟多而昉也我

皇上深知稼穡艱難重念農民之困閔雨憂暘動形於

色寬恤之令歲下然而家鮮蓋藏野無露積耕夫終歲勤動或至衣食不克一有災荒議蠲議賑而不贍此何以故毋乃有司勸農之道未盡與夫勸農者必先去其所以病農者急征暴斂之不時使民貴糴而賤糶一病也姦胥墨吏侵牟之無藝二病也水旱不以上聞使德澤不下究三病也其何以使吏不擾農農不告困乎任農以耕必人力田疇二者適足而後農有恒業自兼幷多而分田刬假其爲患久矣今欲定其經制令民所占田各有限數則後魏均田之法可得而言與或且裁減租貸以利貧民則元人普減二分私租之令亦可倣而

行與論者謂末作與農民相爲嬴絀者也農民困而天下爭趨於末末作盛則游食衆而雜泛之差幷歸於農農民重困其何以抑末返本使盡轉而緣南畝乎古有孝弟力田之科有復除拜爵之令其果足以勸率否耶東南之地尺寸皆墾而西北有百里不耕之土如治田京畿以減漕粟而紓東南之力則何承天郭守敬虞集諸人修水利治農田之說可以見諸施行而無難與多士上下古今洞然於心盍具陳之是籌時者所亟欲聞也

遂初堂文集卷之五

修明史議

自唐而上史成於一人自唐而下史成於衆人成於一人者爲之愈難其書愈善成於衆人者就之愈易其書愈不能精劉知幾之論五不可䁥纉之紕繆八條其言利弊詳矣明有天下幾三百年而未有成史今欲創爲一書前無所因視昔之本東觀以作後漢改舊書以修新唐者其難百倍然國不可以無史史不可以難而弗爲誠得遂于史學識著作之體者經理其事縱不敢遠希遷固若陳壽歐陽脩之史尚可企而及也請言其槩

曰搜採欲博考證欲精職任欲分義例欲一秉筆欲直持論欲平歲月欲寬卷帙欲簡此其大要也前代有起居注日曆會要諸書明代獨有實錄建文景泰兩朝之事旣畧熹宗以後遂缺焉鄭氏今言王氏史料朱氏史槩何氏名山藏諸書皆詳於隆萬以前若璫禍之終始金陵閩粵破亡之本末皆茫無所考非下求書之令除忌諱之條悉訪民間記載與夫奏議誌狀之流上之史館不可也實錄旣多舛錯錢氏辨証略見一班家乘爵里年月可憑而多虛美野史記事言人人殊影響傅會十居七八必也分割排纂以類相從覈其虛實參伍衆

說歸于一是若溫公之修通鑑先作叢目長編考異諸書乃可下筆是故搜採欲博而考證欲精也史文備各體作者無兼才唐修隋書魏徵等撰紀傳長孫無忌等撰志表而天文律曆五行三志則李淳風獨作宋修新唐書本紀歐陽脩主之列傳宋祁主之而劉羲叟志天文五行王景彝志兵志禮樂梅堯臣表百官方鎮溫公通鑑分任官屬前後漢則劉貢父三國至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范淳夫皆妙極天下之選各因其長而任之今亦宜博求才彥因能器使表志宜彷隋唐書以事類爲斷紀傳宜彷通鑑以年代爲差職有專司則人之

心思萃於一途而易爲精密所慮者畛域既分彼此不相通貫昔人譏唐書傳有失而紀不知表有訛而志不覺而元史遂有一人立兩傳者大凡作書最重義例唐修諸史令狐德棻先爲定例敬播等又考正類例今爲史亦宜先定規模發凡起例去取筆削略見大旨何志當增何志當裁何傳當分何傳當合先有定式載筆者奉以從事及其成也互相讐勘總其事者復通爲鈎考俾無疎漏舛複之失乃可無憾是故職事欲分而義例欲一也史家大端在善善惡惡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者其權至重少有曲筆便名穢史孫盛書

桓溫枋頭之敗吳兢載張說證魏元忠之事當朝將相尚直書無隱況隔代乎明之亡亡於門戶不特真小人不容借貸而僞君子亦不當包容若忠臣烈士抗節致命者宜如文天祥謝枋得之例大書特書以勸忠義無或如五代史不爲韓通立傳見譏通人也至於議禮之得失爭門之功罪從亡之疑信康齋白沙陽明之學術茶陵江陵太倉之相業論者互有同異或激揚過當或刻覈失中惟虛心斟酌勿主一說而後是非可定是故秉筆欲直而持論欲平也司馬遷班固李百藥姚思廉皆父子世於其職然後成書其餘亦竭一生之力爲之

晉隋唐書設官開局久者二三十年少者亦數年逾金宋元諸史爲期太速故不稱良史明三百年事跡繁多功緒棼錯其勢不可以速就若勒限太促必至鹵莽至於史文貴有體要以斷制爲重不以繁富爲工班固敘二百年之事爲書百篇論者尚嫌其繁而宋史乃至五百卷蕪冗甚矣今宜酌詳略之中明歷年與唐相準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今史約畧相當過此則非體是故歲月欲寬而卷帙欲簡也博則無疎漏之譏精則無牴牾之病分則衆目之有條一則大綱之不紊直則萬世之公道伸平則天下之人心服寬則察之而無疵簡則

傳之而可久於以備一代之制作成不刊之大典斯無愧矣謹議

樂議

樂之爲用歷代不一漢明帝定樂爲四品梁有十二雅周隋爲九夏唐以下有十二和若安若成之名綜而論之其用有三一曰郊丘之樂詩頌昊天有成命漢郊祀歌及歷代祭天神地祇祭神靈祀之樂章是也一曰宗廟之樂漢安世歌及歷代廟室酌獻之辭是也三曰殿庭之樂晉四廂樂歌梁介雅需雅之類是也郊丘宗廟之樂於六義爲頌其辭主於頌揚神靈昭告虔潔殿庭之樂於六義爲雅其辭主於鋪揚功德洽和臣民二者皎乎其不相符也哉　國家準古酌今百度具舉今郊

官所掌太常所肄郊丘宗廟之樂固已略備惟殿庭大
禮雖奏大樂而樂章無聞
皇上武定禍亂文致太平發揚功德莫宜於樂尤莫宜
於殿庭之樂其當增益者約有五事一曰元旦朝會燕
饗考晉四廂樂有正旦大會行禮歌及王公上壽食舉
樂歌梁亂雅寅雅介雅需雅雍雅皆爲三朝之用北齊
迄隋有皇夏肆夏之辭唐朝會樂章七宋二十八明洪
武初有起臨濠等九曲承樂中又更定其詞今殿庭朝
會有樂無歌無以宣上德而洽下情所當首先捌作者
也一曰萬壽樂章古者臣子於其君動有頌禱萬年萬

壽之辭隨在而發唐始以聖誕爲令節於是有聖壽長
壽繼天誕聖諸樂宋上壽用禧安和安之曲明萬壽陛
殿樂章有乾坤日月明之曲今者 聖誕亦當別爲祝
嘏之辭以伸臣子頌揚無疆至意一曰
太皇太后皇太后朝賀樂章兩宮樂辭於古未有所攷
惟宋有上兩宮冊寶之樂皇帝升降座用乾安母后升
降座用坤安冊寶出入用正安明太皇太后皇太后正
旦冬至朝賀樂章用天香鳳韶之曲
皇上孝事
兩宮備物致養迎休導和以遂萬國之歡心更製樂章

似不宜後一曰　東宮樂章梁制朝會皇太子出入奏
亂雅隋奏肆夏唐東宮朝會樂章凡五宋皇太子出入
羣公稱賀俱用正安明東宮樂章有永南山等曲凡七
奏今　儲宮睿質岐嶷出震方始亦應特撰樂辭施於
宮廷薰蒸太和涵養聖功未必無助一曰鼓吹樂章周
禮有愷雅愷歌漢有短簫鐃歌二十二曲蓋軍中之樂
魏晉以下多改古曲敘述功德同於雅頌爲克庭之用
大駕出入扈從亦奏之唐宋無其辭柳宗元姜夔嘗私
擬之而未施用今當武功告成之日似宜倣古辭叙今
事施之宴會駕出巡幸或命將閱武獻俘勞還用之無

所不宜凡此皆殿庭樂章所宜增設者至如七德九功雖施之朝會要皆以舞爲主歷代文武二舞其所爲發揚蹈厲舒徐安雅皆在綴列形容之間歌辭抑其末也如欲做此二舞則須先習舞容舞不備而徒爲歌辭未見其能爲樂也顧今之樂章不難於義而難於音不難於辭而難於體樂章以典雅爲宗漢郊祀安世諸歌辭極高古讀應爾雅隋唐以前音雜雅鄭而辭皆醇正自宋元始以詞曲爲樂府明洽其陋九奏之內古體俗調雜出不倫 聖朝制作維新誠宜删去詩餘小令諸調一以雅頌樂府爲準繩特慮秉筆之士無洞曉音律如

荀勗張華之流能自出裁製者而太常樂工亦恐無左延年祖孝孫之倫相與究論律吕叶比音節使依文按句而爲之則俗樂有所不能緊葉使一倣古制又恐不比於音律誠宜詳延通達律吕之士講論得失使長于文學者爲其辭知音律者叅其合節與否歌之而成聲比之而成音然後文之管弦被之金石將見

國家制作超唐邁宋與雅頌同風不難矣謹議

廣南藩兵議

康熙十九年八月十日命廷臣集議尚之信事羣臣咸以之信惡逆罪大請寘極典

皇上念其先人之勞特賜之信自盡羣臣以叛黨不可寬執奏再四僅戮其同謀弟四人餘一無所問

皇上如天之度於是卓絕千古矣平南藩下舊有卒萬人既誅之信其軍未有所屬措置之道言人人殊參而伍之似乎分隸八旗之說爲最長雖然未易言也爲是有四善亦有三難請言其概藩下之人習於驕橫兵興以來嘗有咆哮恣睢之心類非他將所能約束也綏之

則驕不可用急之則鋌而走險嶺南之地依山阻海一有風塵之警易爲煽動奠若離其巢穴徙致京師臨以九重之尊震以六師之威伍歛部束扼其機牙其善一也嶺南之地洞僻久矣所以然者藩下之衆與民錯居橫刀過市躍馬出郊狼戾萬狀莫敢誰何牟利子母單詞陷人田廬之刬務了攻之掠賣不知其幾矣今一旦盡徙若鵞億此一方市肆安堵耕農樂業平居有安恬之樂警急無意外之虞其善二也禁軍雖盛調發連年不無損耗甲士在外十人而七彼一軍者坐鎮一方士馬飽騰器甲完繕誠選其驍果訓練而整齊之可得精

兵數千足補禁軍之缺剪羽翼以厚根本其善三也黨亂之衆實繁有徒陰伺吾處置之得失以爲向背聲息相近猶有鉤通結引之思若遠隔萬里勢孤援絶必無他圖又見我

皇上推心置腹兼容并包引藩卒爲親軍置降人於環衛其度如天無疑無貳誰不輸心解體歸誠恐後其善四也顧有未然之慮不可不圖者彼一軍之居嶺南四十年於茲買田宅結婚姻長子孫與土著無異一旦驅之去安樂之土就轉徙之地保無有愁苦怨咨闚視而偶語者乎其難一也兵興以來物力殫屈江右新脫湯

火中州畿輔所在災荒就令彼衆帖伏束裝就道而一軍萬人通計家口不下數萬自廣至京不下七八千里水搬陸運舟車之力爲費不訾時絀舉贏能令措辦無擾於民乎其難二也近畿之地悉爲莊屯圈田占房爲民大病就令行齎居送安然至京數萬之衆何以處之將令其僦屋以居墾荒以食乎抑仍豨民廬以居之剝民田以食之乎其難三也有一難於此雖衆善未可縣行況種種隔礙能不爲之長慮而却顧乎昔賢述德既平召其故將范願等入關衆心驚疑而劉黑闥復擾河北劉孜既納地其下朱克融等久覊京師貧乏不自存

復踞盧龍以叛蟻穴之漏實潰金隄星星之火或可燎
原事嘗生於所忽變嘗伏於粗安不可不熟慮也然則
處之之道當如何聞之故王所與起兵者十不存一二
其餘率多南方召募之人大抵皆市井游惰黨居其中
亦有溫飽之家夙苦藩下侵剝願入厚貲藉占名籍倚
以自庇此輩固南人不樂北來又惡藩下之名以得湔
洗為快茲如下
詔令藩下之人願自脫為民者許投牒幕府繳納鉅資
給以文書聽其自便必爭起而應之十可去六七此汰
而去之之策也其道利用速至於老營舊部邀關河朔

之人服食嗜好與滿人漢軍不殊代爲北風之思必願北還須得雄傑豁達有威望之將領部署約束爲加撫存曉以入旗之便有官者仍與之官有糧者仍給之糧裕其衣食之原開以功名之路仍寬爲之期令得斥賣田宅收辦資裝歡然樂遷不拂其性俟年歲稍登民力粗足然後率之北來人數既少事亦易辦此撫而納之之策也其道利用緩夫除疾者必去其根定亂者必剪其孽語云兵難遙度事貴沉幾除亂固難善後尤不易謀國務在萬全惟博謀而明斷之可也謹議

吳江水利議一

吳江爲縣當太湖東注之下流爲三江入海之要道湖水常苦漲溢浦漵常多淤壅或旱或澇本邑首受其敝故昔賢之講求水利有司之諮詢民瘼者於江邑首加意焉康熙四十六年冬

皇上因江浙荒旱思爲民生經久之計特頒

諭旨勅督撫大臣講明水利建置牐座以備蓄洩

睿慮周詳萬里之外洞若指掌興利除害此其時矣惟江邑之水自太湖而來受湖之港猶咽喉也三江猶腸胃也支流由港猶脉絡也但得港口深通咽喉快利則

腸胃脉絡自然通暢惟是湖水渾濁推蕩泥沙灘入港
口日就壅塞其在太湖之東如柳胥七里吳家附效墅
廟等港迤邐而西如北溪直太湖闕亭子蔣家陸家吳
漊薛步等港悉皆淺狹以致雨多水發則泄瀉不及而
漲溢爲災天時亢暘則汲引無從而車戽不到即如縣
前長橋舊有四十八洞今僅通數洞橋下江背闊百餘
丈今僅十餘丈此其顯然易見者也伏讀
聖諭有云水道淤淺者宜疏濬引水四達此正江邑之
急務矣宜首於長橋一帶著力施功將浮漲泥土奸民
侵佔者盡行開去務令水道深廣如昔次則察視受湖

諸港擇其淺狹者疏通開濬使湖之東流者注於運河而無壅湖之南流者注於溪蕩而無滯則支流曲港不費力而自治矣至於建閘啓閉當在海口扼要之處如吳淞江口劉河七鴉白茅福山等處舊有閘者增築堅完舊無閘者創行建立啓閉以時蓄洩有備既可以扞海潮之灌入淤泥并可以遏舟船之私行出入誠裕國裕民一勞永逸之至計若在江邑則去海尚遠非緊關之地且百浦千溪無從鑿閘可以不煩相度也謹議

吳江水利議二

太湖東注分爲三江以入大海邑當其衝頫湖諸港固多淤塞而首當開濬者莫若長橋一帶西自吳家港南抵龐山約長七八里卽古之松江宋元時濶可里許明萬曆[illegible]間濶八十餘丈今止十餘丈如加開浚雖不能悉復古形亦宜加濶五六丈加浚丈許方能暢泄湖流而最緊要者尤在橋之左右舊稱南灘北灘者本是江身淤淺成灘三十年前尚是蘆蕩因從前挑河不將挑出之土遠徙他處僅置灘上積成實地附近居民影占爲業託名告佃只辦升斗之糧遂占連綿之地每議開

濬多方阻撓今兩灘淤土長約千餘丈濶三四十丈阻塞江流不能直下如骨鯁之在咽喉苟此土不挑則水道終於不治其挑濬之費約四五千金
朝廷豈惜此四五千金不爲江鄉去痼結之病哉其占業者倘以辦糧爲辭則所辦者僅藕糧幾十畝爲數無多或行開除或均入湖濱新漲之田絕不費力惟以剛斷行之事無不濟其釣雪灘至學前出塘一河計長里許濶僅三四丈兩岸皆居民只須開濬丈許約費數百金東門至北門城河計長二里許濶三四丈亦須開濬丈許約費千餘金濫泥洪一帶北趨八尺南至翁涇橋

計長四里許現濶七八丈不須加濶但加挑濬便可不滯漕艘其他支流曲港淺涸甚者量加開浚總計須費二萬餘金則可一勞永逸實農民無窮之利國家根本之計也至於挑出泥土若堆置水旁一遇暴雨仍坍入水毫無補益必須用船運卸附近低窪田中其不甚低者將泥增築圩岸如牆如隄岸次各有車缺旱則開缺以引水潦則閉缺以拒水缺之開閉如閘之開閉有缺則每缺皆開無建閘之勞而得蓄洩之利於

聖主恤民至意曲體而力行無薔於此也若夫長短丈尺人夫多寡須官司率役丈量估算未能臆料但必得

寳心任事通曉利弊之人監督專領方面大僚不時稽察庶無怠玩虛糜之弊而刻日可以奏功是又在諸臺遴選之精矣又議

上某總裁書

竊惟史莫難於志志莫難於食貨而明史食貨志視前史爲尤難自唐以前志食貨者祖舉大綱其體甚略今議倣宋元志例分門別類其體甚詳宋志有累朝舊史爲粉本元志蒐川經世大典今則絕無所因一切創作此其所以尤難也某不揣固陋分任此志妄以作志必先採料木石具而後可以築室絲絲具而後可以縫衣故將明代實錄逼纂一過凡片言隻字有關于食貨者悉行節出瑣細龐雜不厭其詳益欲使一代物力登耗度支盈絀之故了然於胸中而後可以下筆也旣以實

錄爲王又博採諸家著述名臣奏議與凡典章故實之書次第節錄以備參考必求如是而後可以無憾惟是三百年實錄浩如烟海約計一年一本每本中節出者多則四十餘紙少則廿餘紙自洪武至萬曆齊行細字抄成六十餘本惟天啓實錄外間所無特在史館時在內閣未得纂錄崇禎朝本無實錄欲從新纂提綱中節出亦未得見所缺者此兩朝耳他書如西園聞見錄硯山齋集考之類亦纂過數十種尙欲徧閱史館志乘諸書恨未及也智識短淺職任紛雜身兼三館强半在署篝燈攜管常至夜分兼之家無藏書轉展借覓此有彼

無綴殘補缺此借書之苦也節略文句標識首尾條分件繫萬緒千頭此纂書之苦也雇募手力倩乞親友日不數紙月不數卷此抄書之苦也所以荏苒經歲工甫垂成萬曆以前事蹟粗備据此及緝便可成書但尨材須富剪製須簡聚千腋以為裘釀百花而成蜜參伍錯綜良非易易體大而思精著書之準的竊有志焉而材薄任重鞭策不前用是濡遲至今非敢忽忽悠悠坐延歲月也

上某學士書

某聞善爲治者不務爲求治之名而貴有致治之實孔子曰其人存則其政舉後儒亦言有治人無治法衰弊之世法制禁令與盛世無殊而不能爲治者法意不相孚名寔不相副上下相蒙苟且成俗也今天下已治平矣百官之職掌不爲不明諸司之條例不爲不備防貪禁奸之法不爲不嚴然而紀綱猶不能無廢弛民生猶不能無凋弊天災地變猶不能無乖戾者何也由實心求治之人少而大小臣工莫肯以天下國家爲事也爲郡縣者但求錢糧盜案不累考成民生之休戚非所問

也爲監司者但求期會簿書得免詿誤官方之清濁非
所計也有一大事則彼此瞻狥有一大議則上下揣合
皇上欲理財則以開設事例爲經費裁減工料爲節用
皇上欲用人則越次陞轉謂之才能循例保舉謂之卓
異內廷外閫莫非委蛇將順之人早作夜思無非彌縫
掩護之術視官資如傳舍祇望超遷視仕宦如經商但
圖牟利自身家妻子而外其于國計民生漠不相關甚
至以忠言讜論爲忌諱罔上行私爲得計積習相沿益
非一朝一夕之故矣今
皇上重感天變赫然震怒抉摘譴訶諭以洗心滌慮經

各衙門設立科條增嚴加密至爲切要然以言乎致治之本則猶有進夫欲致治則必以實心行實政上下一體宮府一心眞知天變之足畏民嵒之足憂惕然有同舟遇風之危朝夕講求政治之得失人才之賢否耳目心思相爲統攝若保母之乳嬰兒啼笑痛癢無所不關如農夫之治禾稼螟螣蟊賊無所不去則利不期興而興弊不期除而除矣若徒恃科條以防姦藉律令以止慝有立法之名無行法之實竊恐彌縫掩護之弊更有甚于前也假如今制督撫地方官與在京大臣交通者革職此其所得而禁者輦下拜往之儀文耳使在數千

里外私人往來潛通貨賄能知之乎官吏坐贓滿十金者即論死審能如法則人人皆楊震鄧攸矣度今之作吏者能如是乎夫立法遠于人情則必有所不行不行而法故在則必巧爲相遁掩覆之術愈工交通之跡愈密而議者且以爲令行禁止中外肅清也豈不殆哉夫天下未嘗無才其才未嘗不能辦事特患無以驅策而激勵之於是以其才智專用之于身家以其聰明專用之于彌縫掩護設也一變其習以其爲身家者爲朝廷以其彌縫掩護者爲拊循保障則何事不可爲何功不可立所賴二三大臣爲

皇上陳其綱領辨其本末以實心實意振起天下之人
材以大機大權轉移天下之積習開誠布公信賞必罰
除一切苟且之政立萬世弘遠之規則正朝廷以正百
官正百官以正萬民紀綱肅而民生安矣某一介草茅
罔知治體蒙閣下虛懷下問至再至三故敢肆其狂言
直陳管見以爲今日所獻納者當在正本澄源之論而
區區科條律比之事固可以道而弗道也

上某都憲書

昔夫子稱吾未見剛者蓋剛之爲德大矣大易一書以陽剛爲君子陰柔爲小人世固未有君子而不剛者至於公卿大臣身任國家之重如鼎之有足如屋之有棟安危成敗係焉若之何可以不剛也古之大臣以義正君非其義不就以道守官非其道不處嚴氣正性凜乎其不可屈也特立獨行確乎其不可奪也故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自老氏之徒有太剛則折之戒有摧剛爲柔之說而世道下衰流俗之士多便之其言不幸而多中皦皦易汚隆隆易折比比皆然懲熱羹而吹虀君子

有所不免流風靡靡以委蛇爲明哲以緘默爲深沉以雷同附會爲和衷以遜避推諉爲練達其能卓然自立崖岸者鮮矣況能切劘當世乎其能與儕輩立異同者少矣況能與人主爭是非乎夫申屠嘉一武夫耳能戮辱天子之幸臣汲黯一主爵都尉耳能使人主不冠不見視艮一賢艮文學耳能廷折桑弘羊之口朱雲一儒生耳能屈五鹿充宗而折其角蓋古今人之果不相遠歟若是者有本有原傳曰仁者必有勇夫惟仁人君子奉公憂國視生民之疾苦不啻疾痛在身畏天憫人之念重而持祿養交之慮輕然後能擔荷天下之事而榮

辱利害有所不計否則浮沉偃仰焉而已又曰無欲則
剛古之君子一介不與一介不取制行淸白皭然無疵
然後其氣傑然能伸於萬物之上而不撓否則笑梯脂
韋焉而已夫論人於中古之上所謂公忠淸介者猶戛
戛乎難之況今日哉雖然竊於公望之某之奉教於公
十餘年矣見公於四方水旱吏治煩劇争谷嗟見於顏
色他公卿退朝酬酢宴會庇家而已公獨居深念講求
天下利病孜孜弗懈則其仁有足稱者公自恭從勿不
妄交一人不輕通一刺泊掌邦憲尤屏絶交際玩好聲
色一無所愛公餘之暇丹鉛不輟則寡欲有足稱者庶

幾無愧古大臣而可與言聖人之所稱剛者乎方今
主上神聖海內乂安威德所加無思不服惟是廷中委
靡選愞之習猶未盡除正直挺勁之風猶未盡覩所以
振起作新之者非公曷賴易莫盛於泰其象曰小往大
來其象曰內剛而外柔內君子而外小人然則世運之
否泰人才之消長在剛與柔二者決之而已惟公熟察
焉

與徐宮贊論唐十八學士書

君臣相遇之際不其難哉士之懷奇抱異不得自致於天子之廷者多矣僅而至焉其荷特知蒙殊遇者又加少也若其衆賢並集懽然一心以恩禮終始者葢曠世不一見焉昔司馬東方嚴朱之徒受知於漢武王徐應劉之倫見禮於魏文僅以浮華辭辨相褒異未有功名卓犖可述於後者也其以軼羣之材遇不世出之主惟唐天策學士爲獨盛太宗挺三尺劒取天下駕馭豪傑如左右手而其賓禮儒臣不啻家人父子十八人葢天下之選也其初爲府僚而其後爲天子之吏始以文學

顯而卒皆有所樹立爲名臣其品第可得而言也房玄齡杜如晦爲唐賢相稱首房善謀杜善斷並有王佐之才杜爲相日淺而房在位十五年故其功烈尤著虞世南天資端毅而淹雅無所不通薛收應機立斷開發大業二人者亦宰相器也于志寧蘇世長陸德明李玄道薛元敬褚亮顏相並卓卓有古大臣風至若孔頴達姚思廉蔡允恭葢聞達李守素並以纂述名家其寂寥無稱者惟蘇勗一人而許敬宗迎合高宗一言基唐室之禍遂至名列姦臣計此十八人中最賢莫如玄齡最劣莫如敬宗玄齡駐馬作檄初不著稾敬宗亦能草詔馬

前荅昆明帝丘之問其文學正等而人品卒至懸絕則存乎心術之端回矣天下不乏穎異聞道之士惟本末該備質有其文者爲賢太宗得人所以如此其盛者由其所取以忠孝大節爲主而輔之以儒雅行誼彌高者遇之彌親嘉世南之直諫而厚賜旌思廉之竭忠而追賞敏贍如顏師古而不在列非以其事親無聞歟薛收歿而補以劉孝孫非以其盡心所事歟採秋實以及春花先德行而後文藝此萬世用人之大經而爲臣子者尤當敦飭根本砥礪廉隅爲名臣勿徒爲文士勤職守勿徒慕遭逢則庶幾矣

與衛爾錫前輩書

屏退子身奄羅大故重蒙手教慰諭拳勤念人生功名利祿俱身外物惟籍此光榮其親或不惜低頭就之今某已爲無母之人縱在仕途順境猶脫屣視之況羊腸九折耶從此以後便當攀栢依松埋名絕影無復廣意於人世矣喀血殘魂萬一不死則當溫理舊業肆力經史究道德之指歸探性命之閫奧但恐獨行無朋安得好學深思逢原自得如老先生者而朝夕質疑請益耶寸心合并要亦非山川所能間隔耳出處之計閒尚未定在老先生年力正強聲望甚重內外大小皆可自見

流行坎止亦非某所敢贊一辭也先慈苦節至行荒迷中不能敘述萬一要不可不使大君子聞之謹附上行述一通表揚褒美尚有望於錫類之仁也伏地惓惓不知所云

復張素存學士書

前蒙指示喪紀簡當精確雖寒門下士未敢一一步趨先達而寧戚寧儉之意始終奉以從事一切儀文十九並遵來教仰大段不至悖禮何德如之首夏復蒙遠致隆奠兼辱唁書披捧之餘感激嗚咽惟老先生長德崇班輩行隔絕乃不遺微賤加禮於其親稱名之際復過從抑損有非几筵所敢當者撝謙盛德念舊高懷求諸今人百不一見惟有縷骨銘心銜恩沒齒而已敝鄉喪紀廢壞已甚深愧愚鶩未能稍自尅勵因思草廬先生有言衰麻擗踴者禮之文不飲酒食肉處內者禮之實

去古既遠文有所不能盡實則不敢不勉邵志區區未知能無隕越否耳至卜葬一節尤極難處青烏家言泚昧難了前輩有一切抹撥者而紫陽西山亦嘗講求則又似未可盡廢時師言人人殊未知誰可倚仗老先生方經營大葬當有卓見幸明教之曩何兒行廹辭輸不及裁答悚仄無已肅此布謝希恕稽遲臨紙愴塞

與李允公書

蒙示尊公所輯鴈蕩志搜採博而裁鑒精洵爲佳志適命作一敘奉上但志中略有當參酌者輒以奉商凡志必有圖鴈山奇秀尤非圖不顯舊石刻鴈山圖錯亂不足觀近石浦禪師所輯志有十八剎圖巖巒位置頗得其眞但拘於一剎一圖卽剎廢而無山水者亦作一幅頗覺無謂應將石梁靈峰碧霄眞濟淨名響巖靈巖觀音髻飛泉能仁羅漢瑞鹿大龍湫石門凌雲資福古塔鴈湖各爲一圖更添蕩陰之石佛散水崖石門潭等二三幅仍倣府志鴈山圖式作一總圖在前庶爲明了其

圖以石浦所刻作粉本更加精審方爲盡善鴈山題名甚多龍鼻水左右南碧霄洞中各有三四十行大龍湫小龍湫石梁洞天聰洞內靈峰洞外皆有之先賢遺跡採錄宜先須加搜訪別爲一卷靈峰寺後鴈蕩二大字石浦以爲謝靈運書余洗苔覩之後有靈峰山定光立石七小字靈峰賜額在宋康定中定光似是僧名其非靈運審矣龍鼻洞前天開圖畫四大字以爲朱晦翁書細看後有龍渠二字亦非晦翁筆如此類皆應辨正石浦志不載題名卻載諸貴人所贈匾額陋矣王獻芝遊記中言小龍湫內有題常寶臣黃伯起來字天聰洞內

有題黃伯起字拔苗振字伯起常鼎字寶臣二君題名處處見之蓋極好事者今以茵爲黃誤也人言鴈山開自宋時今觀南碧霄洞中題名有太守夏啓伯到山發揚建寺開元二年九月日則唐時已有寺但不省發揚建寺爲何等語耳大龍湫內張環唐三大字筆法似顏魯公亦是唐人無疑龍鼻洞下一巨石如屏上有宋人王某一絕後兩句云頭白山翁貪潄齒杖藜日日過橋西詩字俱佳石梁洞高處有延陵吳子孝一絕並宜採入志中樂清志白雲雲外二僧傳下載射詩投贈事以爲徐文貞階今薛方山志內自敘此事則是薛非徐但

樂清志却載所射之詩今志收薛他詩一首而不及此似宜補載詩云白雲雲外在山隈欲往從之莫扣扉有悟不須相對面無緣猶自顧蔔衣人當了處方知汝事未休時肯息機我亦塵凡難解脫桃源咫尺路皆非靈巖有石刻回道士龍鼻水一絕字畫繚繞詩亦出韻今人便謂眞純陽作矣其末行云大將軍虞都楊宗業觀兵海上歷四區登甌之鴈蕩尋至龍鼻時戊申歲也按楊宗業是明代人今江心寺有酉題一碣益証此非仙筆劉直洲鴈山賦刻石四片尊公從龕下搜得一片復從佛座下換出一片其刓缺字求刻集補完余頃至靈

峰洞從寺竈旁出第三片命從人榻出終恨缺尾徘徊前殿見簷下承柱殘石有字正是此賦殿未蓋亟急令僧拔出柱旁復得一殘石文與相湊而猶未完余弟人瞻復從竈屋窓砌下搜得一段正是礪刃缺字者蓋末片復裂爲三矣賦旣宏放字復遒整可稱山中佳蹟寺僧不知寶重使其零落至此乃五十年前過尊公今茲復遇余兄弟遂得璧完劒合文章有神不其然耶已囑僧取出洞中二片𨻶砌壁間庶免再缺未知能用余言否也凡諸遊記及詩當載入志中若爲記及詩作序者大抵贊美作者於山水無所發明可以不載卽諸詩

冗率者亦當刪去崇禎末臥雲禪師結茅鴈湖絕頂吳人顧超在督藩幕中爲作募建鴈湖禪院疏語絕宏麗有刻板在能仁寺今志止載其上臥雲啓而疏文未收宜補入大龍湫之上爲龍湫背在西內谷石門寺西北夫踰數高峰至鴈山絕頂有鴈湖焉在西外谷相去二十餘里邈不相涉自舊志有鴈湖水南出爲大小龍湫之語遂誤以鴈湖爲龍湫背畫家往往於龍湫上作鴈湖數點眞大枉事亟須辨明遊山不應草草著書尤非易事好學深思如尊公者世能有幾余來恨遲三年不獲與之掀髯抵掌上下其議論聊抒一得仰佐高深與

口剞劂此書幸採擇焉

與徐虹亭書

村居閒寂不聞世事前有來自城中者言黃溪史氏將以仲彬入鄉賢宛紳士爲之具牒弟謂事未必行旣有言牒竟上年兄亦列名者尚疑傳之者恍惚而訊始知不妄何意年兄亦隨波逐流漫無可否也吾輩林居固不當以姓名輕入官府或有大利大弊不得已而公言之亦不必列名呈牒今史氏事何爲者仲彬始終一糧長本無從亡事因萬曆間議褒卹遜國諸臣史氏不無歆羨故僞造致身錄以欺世然以他書及墓表行狀驗之紕漏百出故錢牧齋李映碧皆昌言排擊而先兄國

史考異松陵文獻中辨之尤詳此年兄所熟悉者往年
在史館與監修總裁諸公商㩁及此業有定論今乃隨
俗徇情爲之請預祀典明知其不可而曲從之無乃少
執持歟鄉賢大典前代極愼重至祀於郡學尤爲簡嚴
必擇本邑祀典中尤賢者升之吾邑惟吳氏小尚書周
恭肅公忠毅公乃入府學祠今仲彬一材能稅長且獄
死者一旦躋諸三公之列恐仲彬之靈亦有所不安而
闔郡祀典爲之不光矣兄言忠義美事與其過而廢之
也寧過而存之此在疑信相半者則然仲彬未嘗從亡
乃斷斷無疑者年兄若猶有疑何不取遜國諸書及匏

巷西村諸集再一考究而乃漫不留意率爾應之乎其或久列祀典方在議撤猶可曰寧存毋廢今以三百年未經議及之人一旦欲忝大典豈可不詳加論定而爲此姑息之說乎兄又言此非一人之事且未必卽行是又不然史氏必欲求兄列名者以兄一邑之望爲當事所知故也兄旣列名當事將曰某人非泛泛者必有確見乃預此事事將必行是悞當事以非濫考者吾兄也春秋責備賢者不兄責而誰責乎兄又言與史有親難於峻拒史族浩繁誰無親誼惟其親也當爲之效忠告從亡有無久置不論今爲此舉必有疑而考之考得其

實而駮之者將使積年沉晦之虛假復發揚於今日豈爲善尊其祖者乎兄不能諫止而獨潔其身猶爲未盡親誼況可推波助瀾贊成其事乎吳門與史氏亦係世親而弟斷斷言其不可者誠謂君子當愛人以德不欲成其過舉知我罪我所不計也史氏之先人莫賢於明古又多所論著若以之列鄉賢誰曰不宜史氏誠欲表揚其先人應將西村集未刻者盡刻之而請祀明古於邑祠則誠孝子慈孫之事不此之爲而以謁題謁徒滋物議亦何益矣今彼重刻致身錄多所增飾益復謬悠悶方求年兄作序此則斷宜謝絕者往者不可諫來者

猶可追忝爲忘形之友有所見不敢不言想能恕其狂直也尚容面悉不宣

再與徐虹亭書

前因史氏乞以仲彬入鄉賢年兄列名公呈之首故特致札言從亡事不實不當為之請祠未有彼若求序斷宜謝絕之語謂必垂採納近見史氏所刻流芳錄則大序袞然在首簡而詞氣激厲若重有所不平者然殊不可曉將謂身在事中不得不證成其是耶抑真信有從亡事也據序首云士君子讀書論世考究是非不當變亂黑白善哉言乎此正弟之含意欲申者也明人著述專紀遜國事者有革除遺事建文編年姜氏秘史革除遺忠錄建文書法擬遜國彙編建文朝野彙編諸書皆

有一字及仲彬乎其大部書如鄭氏吾學編王氏史料何氏名山藏朱氏史槩等傳遜國臣者曾有一字及仲彬乎吾兄何不一讀諸書而唯致身錄之讀乎成祖威令何等嚴酷仲彬家當驛路乃能容建文帝淹留兩月往還數次仲彬身爲糧長而又分身從亡奔走萬里外建文帝披緇淩山而舉行郵典謚仲彬以忠獻有是理乎無是理乎盍亦論其世乎錢牧齋李映碧黃太冲諸先生亡兄與弟皆因考究而知其必無吾兄正因不考究而信其或有兄言及此弟之幸也改竄匏菴之跋表增損明古之行狀僞造誥勅妄稱官爵白乎黑乎孰爲

變亂孰不變亂乎又言空以忠厚存心毋爲峭刻以佟
辨博夫論事與斷獄同直者直曲者曲方爲爰書實者
實虛者虛方爲公論倘不問其是非眞偽而槩曰隱惡
揚善則是以狥庇爲忠厚以執法爲峭刻也其可乎又
以焦公竑李公維楨錢公士升陳公仁錫文公震孟周
公宗建張公溥皆有序爲可信按今史氏重刻致身錄
中諸序多出假託㑭序牧齋已言其紕𠫊非太史筆李
氏大泌山房集初無此序周忠毅公遺文具在何嘗有
此一篇即㣲奄歸來一語顯然敗露近者如此遠者可
知譬如有人造作李龍眠𦗕綴蘇米黃晁諸跋於其後

盡若不眞即跋眞不取況併跋亦僞耶又言史館中亦有致身錄爲不可廢史局初開時博求典籍於外致身錄旣曾刊行固宜上諸有司然史館中並無單本致身錄吾兄所見者乃遜國逸書中所載致身錄一種耳遜書乃錢公士升刻之明末者意在勸忠未暇考核最穢媟如寃報錄亦從收採其可據以爲信耶史館中稗官野史無所不有正賴載筆者裁擇豈字字皆實錄耶又言明季卹謚章章著聞弘光中褒錄遜國諸臣曾有齒及仲彬者隨經李耿碧疏駁而止史氏所稱忠獻公者重刻致身錄以爲建文之易名流芳錄又以爲弘光之

贈諡一彼一此譸張門鍥皆子虛烏有之談其可信耶
昔人說經考典雖父子師弟不必盡同弟又安敢强兄
以必同但兄果有確見何妨特出一書取錢李黃三公
與賤兄弟所考辨者一一駁正弟且翻然樂從若猶是
耳食臆斷而已豈得封已護前反謂人變亂黑白乎鄉
人演劇作蔡中郎故事觀者羣歎趙娘之賢譏伯喈之
不孝有村學究徵引史傳辨其無是事田父聞而怒之
謂其是非大謬達人兩笑之從亡預祀直可作戲劇觀
弟旣爲學究之饒舌而兄又益之以田父之怒詈其皆
可以已乎莊語之不入喻言之或可通若猶有疑則弟

別有正譌錄一編專訂此事續當請正昔韓退之柳子厚最相善而論修史格格不合其書竝存集中弟所見如此或從或否不妨賜答望之望之

與梅定九書

向聞道駕久留畿南春間張簡菴來始知近已歸里兼獲手教併新著種種欣慰無量諸學術中惟曆數最爲奧賾儒者罕能通知某少承寅旭先生屢相勸誘惰不肯學近頗願學而僻陋無師家有不全曆書數種時一搜尋稍能領會曾習西算亦知運籌但曆表中起例甚略得數時有參差胸中積疑甚多正思面請教益讀大著疑問舉要三種凡曆中盤根錯節處一一剖析疏通誠後學之梯航擬作一序發揚功能若夫受知當宁力請還山異數高懷更不必言矣寅旭圜解雖本

大測而兩弦相因兩弧損益等殊多心得理深詞簡知之者希得大文二首為之表章兼有意補作圖註俾成完書何幸如之近復得其五星行度解一卷謂土木火三星皆左旋五緯皆在日天之內說甚創闢果如其說則歷術大關鍵也尊著疑問末篇中亦有上三星左旋之說與相合否輒錄奉寄其說是則求著論證明之否則即加駁難勿嫌異同也大統曆啟蒙此間有之西曆啟蒙尚未覓得其所著曆囊約有數年不止丁未皆大統法也先兄有曆書一本擬置史書中者敘一代曆法始末頗詳續當奉寄茲先以辛丑曆辨一篇附覽閱鄴

架收藏書甚富薛儀父天步眞原四線表及天學會通諸書悉有之否尊著諒不止此五種渴欲請正倘先生乘興來吳留連旬月共商千秋之業所禱祠而求必不能來則擬竭誠奉訪但早晚未可定耳當今通曉曆學者自楊子宣而外尚有幾人乞明示之吳門有黃士修能通西曆兼多巧思能手造諸儀器嚮慕先生甚殷如能馳帆當有嗣音相候簡菴遂於曆學而力排西法某所得甚淺不敢與之往復然曆學中能立異同人正不易得耳

與人書一

六壬之術始見于吳越春秋蓋與遁甲同作而其義皆本于易之乾乾納甲壬故奇門以甲爲貴符而六壬月將起于登明乃天一生水之義也范蠡文種諸人用之最精或曰授之計文子即計然云或曰其術起于東漢諸儒以陰陽星歷爲内學而趙曄作吳越春秋遂勦入其說然越絕書所載公孫聖云今日壬午時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得逃亡又在曄所著之前謂曄僞造者誣也自漢以來東方朔管輅之徒多能邇用其法然所占課類不數見宣史神其驗而失其占耶若壬書所引皆戴

洋宋楚衍諸家斷例其淺深疎密不同亦各以明驗取信于時試爲布式飛爻以追嘗日探索之指往往綮分節解百不失一以是知壬學之深微固非淺術小數之比若夫該通淹貫以至于巧發奇中則俟之他人而非愚之所欲及也

與人書二

六壬之說浩博艱隱學者每望洋而返亡兄力田留意三式之學于六壬尤多悟入嘗謂當世所尚大約有三或專論課體而失之拘或專貴類神而失之粗或雜取神煞而失之支皆不可以爲法無已則有古人之斷例在乃歷考春秋以來范少伯伍大夫所稱述迄于宋劉觀邵南諸家占法輯爲一卷名曰壬林首列其占次列其斷例又次附以已意以著其得失之故使人知有依據而非空言也蓋五行生賊制化與夫王相死生之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而亦莫不有法焉其人雖往其法

具在此書所輯天特人事兵機物數之占明且切矣學者誠能得其法而因以悟用法之意則其于壬課猶方圓之規矩耳夫規矩不能爲方圓而巧不能不生于規矩是亡兄所以論次此書之意也茲錄一遍率覽沉潛如足下其必能溯流而窮源也夫